



他们的家乡

□ 张薇

日记

2月17日

几乎全天都在看金性尧选注的《宋诗三百首》。我最爱看后人批驳前人的败笔,例如:“五六句稍率。”“末两句较弱,与前六句不相称。”“此诗绝佳者实只首四句,余词皆费。”原来,即便范仲淹、梅尧臣等诗人也都有不佳的诗句。所以,看文章找作者的代表作是有道理的。记得以前翻看最多的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里面每首诗词都是赞赏的语句,绝少批评之辞。小时候还是读书太少,以为这就窥到诗词世界的全部真谛了,一直停步不前,导致我现在对诗词的理解还是那么浅薄。读书还得广博一些,否则会有越看越窄之虞。(王川)

2月21日

昨天晚上,细细的雪开始下,用路灯映看,就是长长的牛毛细雨,有水墨画的意思。雨水已过,还有雪落,真是奇了。早晨拉帘看时,天地都是灰白色的,也不知道几点。缩回被子,我把自己幻化成盘古,世界是模糊的,混沌的,不清楚上下,远近,也没有边界。我自己仿佛也融化了,透明了。或者化成亿万朵雪花中的一朵,在雾霭中飞舞,在云间穿越。我又睡着了,做了奇怪的梦,在一座奢华的大厦中,我手中攥着一个号码牌,寻找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咖啡色的木门,金色的门牌号,但找来找去,我就是找不到那个号码。周遭是匆忙的人群,他们上下电梯,去赶着搭乘地铁或飞机。我只好去问一个服务员,她一把夺过我的钥匙,说,已经到退房时间了。那好吧,我也去搭电梯,离开这里,庆幸省却找房间的麻烦了。忽然醒来,窗帘的一角处透进光来,天色大明,我平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伍文)

2月22日

下午两点半,我约了好朋友们去劳动公园玩雪。阿兰拿来从网上购买的雪球夹,它能夹出心形、五角星形、葫芦形和小鸭子形,有趣极了。我们欢快地拿着这些道具夹雪,当自己的雪球夹夹出的形状成功时,不由得欢呼雀跃。看到河岸的柳树垂下柔软的枝条,我们又突发奇想,把各种形状的雪球夹到了柳条上,就这样,一根根柳条上,就结满了洁白的雪葫芦、雪鸭子、雪星星、雪爱心。看着这些可爱的作品,我们爱不释手,拍照留念,欢声笑语响彻河岸,引得行人驻足,无不羡慕我们五十岁的年龄却保持着二十岁的心。我们也在玩雪中收获了奇妙想带来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相处中找到了最美的自己。(刘红娟)

2月23日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乘高铁到沈阳游玩。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沈阳故宫。在检票口处,我看到了我最喜欢的小狐狸,听说可以和它们拍照,我便选了一只看着温顺的狐狸拍照留念。随后我们就进入了故宫里面。一进入到里面我就觉得沈阳的故宫和北京的故宫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城墙矮,宫殿少而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崇政殿,它是整个故宫的正殿。再往里走就是大政殿,大政殿的东西两侧就是十王亭。然后我们进了一个文创店,在里面我们选了两个小纪念品,还盖了纪念印章。最后我们去参观了妃子的寝宫,看完寝宫之后感觉她们那个时候的设施跟现在相比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不禁感叹道:“时代发展太迅速,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古人为我们留下的财富。”离开故宫我们去了北市场、西塔韩国风情街、中街,我要特别说一下北市场。来到北市场时天已经黑了,但那里却灯火辉煌,随处可见各种大小不一的花灯和造型各异的龙年装饰品,显得年味十足。北市场香气扑鼻的小吃更是数不胜数,我吃到的最不一样的是烤冷面和鸡架子,烤冷面是没有番茄酱的,切的块很大。烤鸡架是加糖醋味的,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更是一座美食天堂!(陈乐桐)

2月25日

九点多下楼,碰上我的婆婆遛弯儿回来。她问我干啥去,我说去商业城买肉。不到十分钟,我就走到了商业城。叮铃铃!手机铃声响起,一看是婆婆来电:“你到哪儿了?我骑电动车来接你了,在商业城门口。”“妈,我到商业城了,这就买肉。”买完肉和菜,我刚出商业城门口,就看见婆婆在马路对面冲我招手:“我在这儿呢!”“今天街上人车多,挺乱的,接我干啥呀!”我嘴上抱怨着,心里也确实不踏实。恰逢正月十五,商业街上很乱,路况艰难,怎么忍心、怎么放心她老人家来接我!“你拎着东西忒沉,再说我总开车出来。”坐在电动车后边,我望着八十二岁的婆婆的背影,酸暖交织的情绪在胸腔里膨胀开来,张口想说什么,却突然眼眶一热,什么也说不出来。(张春荣)

我有几个好朋友,十数年间,我拜访过他们的家乡。

小梁和我同一年毕业,同一天上班。我俩那时还是懵懂的孩子,一起听校园民谣和卡朋特,看《罗马假日》,讨论王小波。她当年送我的贺卡,我至今保留着。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结婚生子,从文艺青年,成长为中老年妇女。

第一次去她的乐亭老家时,我俩刚买车没多久,开车的技术和车一样崭新,带着四五岁调皮的孩子们就上路了。

她家的村子是丰子恺画中的模样,村头有大柳树,篱笆墙隐约掩住一家家的砖屋。她家的院子是狭长的,从正房的堂屋穿过去,是屋后长长的院子,和侧卧在院墙边的厢房,院子里种了干干净净的蔬菜、花朵。她家的房子上了年纪,屋里摆着暗红的板柜,上面陈设着一对青花胆瓶和紫檀梳妆镜,椅子似乎是明式的。记得门上还画着一幅幅花鸟,与宋人院画相仿。这座屋子保存着从盖成那一天就开始收集的气息。

我在堂屋、厢房、院子里走来走去,想像着小梁和妹妹,幼时怎样掀开板柜取衣服,用目光描摹门上的花儿和鸟儿。

“校长,我选了一个团结楼小区的孩子,您也了解一下咱们片区的生源情况。”年轻班主任小严善意地提醒我。于是第一期家访,我与她一起走进了小辰的家里。

一进门,我四下寻找客厅,家长却把我们领进了卧室,我才明白这是两室一厅的户型。狭小的卧室只能坐下两个人,家长搬来小板凳坐在了门口。

“你们在这儿住多久了?”我开启了家访模式。

“住了两年多了,老人在中学,这是老二,平时我照顾他们哥俩,有时候爷爷奶奶也要过来同住。”家长开心地讲着,我心里五味杂陈:这么拥挤,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孩子们怎么学习呢?

我四下寻找桌子的地方,发现她家角落里有一个占地很大的科技作品,用空矿泉水瓶子制作的模型。

小梁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姨、舅把我们当成贵客,忙地生火烧灶,热腾腾做了大锅的食物。十多个人在堂屋围着桌子吃饭,热闹极了。

饭后,小梁带我们去滦河边。河滩异常宽平,犹如一片沙漠。我们在顶头的阳光下跋涉了很久,四周宁静如洪荒,我不记得是否走到了遥远的河边,那一天松软的河沙把我融化,淹没了。

其后几年,我又去过她的家一两次。每一次,她的家在我记忆中都不一样,好像是唐传奇《柳毅传》中瑰异的遭遇,转眼间,那书生就找不见龙宫的入口。

小笛比我小好几岁,她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有着嫩粉色的圆脸。研究生毕业的她读书伏案太久,腰椎常常酸痛疲乏。她叫我姐姐时,最后一个音总是绵长的,把我环绕起来。

她的老公王教授是个热情的男孩子。很多年前,我突发奇想,要带孩子去一处不收门票的荒凉海滩。王教授偶然听到了,他说,他的老家昌黎就有这样的海滩。行动派的他马上开着车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那处海滩果然没有一个人,成群的白色海鸟盘旋在细沙上,我走近了,它们就腾然飞走,俄而,它们又回落到不远处。透明的海水涌过来,又涌走,吞吐着这片天地。

小笛、王教授和儿子一起挖沙子,盖城堡,这个简单的游戏他们玩了许久。我也那么久地看着他们一家人,觉得幸福美好得要

命,甚至觉得以后再不会有这样寂静的海和海滩让我遇到了。事实上,也没再遇到。

老杨是我在新闻部的同事,当年大家都不到30岁,纷纷拿《东方时空》做标杆,为新闻事业奋斗着。我只熬了5年,而老杨坚守了20多年。

前年我们到滦南境内的滦河边去玩,不知怎的,恰好就在老杨的老家左近。而他并没有随我们而行,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孝顺的他不愿离开须臾。

他用微信指点我们去他家和他堂姐的宅子探勘。许久无人居住的院子里青草漫过了人,屋檐的一角也垂落了。在剥落黑色漆皮的木门上,我拍到了一只小蜗牛。院墙倾颓了半边,一位老乡骑着三轮车经过,在墙隙间问了一句:“要修修吗?”然后就消失不见。我们几个外乡人站在草间,颇感趣致。

从老杨的村子出来往东走二里,就到了滦河岸边。这一处河道在导航上可以看得很清晰,河水轻轻折弯了一下,变得开阔至极,如同宁静的湖泊。我们卸下小桌、椅子,烧水,煮茶,河水温柔地舔舐着我们的心情。我们几个拍了合影,咪咪去捡鹅卵石,小梁晒太阳吸取天地精华,我脱掉鞋去趟河水。阳光还是西斜了,几个伙伴默默地给自己发了此处的导航定位。

祥哥的老家在迁西。去年的一天,他的妹妹招呼他回家相聚。他邀请我们说,四月

家访

□ 茹海燕

生源参加这类活动效果不会太好,每次上交的作品寥寥无几,也拿不出手。”

我联想起小辰家狭小的空间还有简陋的居住环境,随即对孩子的创造力也没有了信心,但我还是对王主任说:“我们不用有压力,只给孩子提供展示的平台即可,别追求完美的效果。”

于是,学校第一届科技节全面启动。我们共收到了126份参赛作品,每件作品都体现了孩子们的科技理念和创新能力,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然,小辰同学的火箭作品在其中特别耀眼。

老师们看到这些作品,既惊讶又感慨:“以前怎么没发现孩子们有这方面的潜能呢!”我特别自豪地在全体教师会上说:“咱们学校学生的创造力并不差,孩子们多棒呀!我们要相信他们,加大力度去发掘、去培养!”

我也在全体学生面前亲自表彰了科技节上

我好奇地问家长:“孩子对科技创新感兴趣?”

家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孩子特别喜欢参加这类活动,咱们学校从来不组织,他有时候和别的学校的同学去参加。”

我听了之后,随即表示:“您放心,我们一定让孩子在团小也能闪闪发光。”

回校之后,我立即让班主任小严联系家长,收集孩子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绩和作品,我们专门为这个爱科学的孩子出了一期公众号,称他为科技小明星。

小辰看到自己的事迹被宣传,特别感动,当面感谢我们对他的认可。

但家访时家长的话也深深刺痛了我,为什么我们学校的孩子不能在本校参加科技创新活动,而去别的学校蹭活动呢?

我让德育处王主任规划学校的科技活动,她提醒我:“校长,以前我组织过,咱们的

正月里来闹新春

□ 耿宁

元宵节下午,想去野外走走。穿过不是一座村庄,逢三处花会表演。这些照片,有些历史意义。过若干年,花会表演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或许就会隐没。我第一次对花会有印象,还没有上学。有年春节,稻地镇龙凤庄大队的场院,来了扮花会的,随之涌来的,是汹涌的人众,将表演场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用童年的眼睛观察、经历了那场胜事。看会的人,他们都兴奋地挪动着脚步蜂拥着。多年来,我不喜欢盲目、一拥而上的追逐,但也正是因为拍照兴趣使然,使得我以脱离出来,观察围观的人众。这次,打动我的,是一位老者。她身处热闹,有一种凝神的安静。她超然物外的眼神,使得她身处人中,又和谁都不关联。她也许不会知道,我在关注她,并在瞬间达成了情性的理解,她也无需知道。因为人生,究其本质,就和他人无关,是来完成自己的吧。

